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典藏

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

梁启超

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

梁启超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梁启超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 / 梁启超著. — 长春: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 2016.12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 / 杜贞霞主编)
ISBN 978-7-5581-1773-2

I . ①梁… II . ①梁… III . ①国学—研究 IV .
① Z126.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0647 号

梁启超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

著 者 梁启超
出版策划 杜贞霞
责任编辑 齐琳 史俊南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 256 千字
印 张 17.5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发行部: 010-51396619
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1773-2

定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古书真伪及其年代

总 论 / 3

第一章 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 / 4

第二章 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 / 15

第三章 辨伪学的发达 / 31

第四章 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 / 39

第五章 伪书的分别评价 / 57

分论·经部 / 66

第一章 《易》 / 67

第二章 《尚书》 / 75

第三章 《诗》 / 89

第四章 《三礼》 / 98

第五章 《春秋》及其三传 / 107

第六章 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尔雅》《孟子》 / 116

分论·子部 / 125

读书分月课程

序 / 131

学要十五则 / 132

最初应读之书 / 136

读书次第表 / 141

国学入门书要目及期读法

序 / 145

(甲) 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/ 146

(乙) 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/ 152

(丙) 韵文书类 / 157

(丁) 小学书及文法书类 / 159

(戊) 随意涉览书类 / 160

附录一 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/ 164

附录二 治国学杂话 / 165

附录三 评胡适之的《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 / 169

要籍解题及其读法

自序 / 175

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附论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孝经》及其他 / 178

《史记》 / 189

《荀子》 / 209

《韩非子》 / 222

《左传》《国语》 / 227

《诗经》 / 235

《楚辞》 / 247

《礼记》《大戴礼记》附《尔雅》 / 256

古书真伪及其年代

总 论

本讲演预备半年的时间，题目是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，全部分《总论》、《分论》二篇。《分论》是分别辩论古书的真伪和年代问题，一部书一部书挨次序讲下去；《总论》共有五章：第一章讲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，第二章讲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，附带讲年代错乱的原因，第三章讲辨伪学的发达，第四章讲辨伪及考证年代的方法，第五章讲伪书的分别评价。现在就先讲《总论》。

第一章 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

书籍有假，各国所同，不只中国为然。文化发达愈久，好古的心事愈强。代远年湮，自然有许多后人伪造古书以应当时的需要。这也许是人类的通性，免不了的。不过中国人造伪的本事特别大，而且发现得特别早，无论哪门学问都有许多伪书：经学有经学的伪书，史学有史学的伪书，佛学有佛学的伪书，文学有文学的伪书，到处都可以遇见。

因为有许多伪书，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，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。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，往后的推论、结论更不用说了。即如研究历史，当然凭借事实考求他的原因结果。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，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？或者事实是有的，而真相则不然，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。几千年来，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。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，固然旁的另有关系；而为伪书所误，实为最大原因。所以，要先讲辨伪及考证年代之必要。约可分三方面观察。

甲 史迹方面

研究历史，最主要的对象专在史迹方面。因为书籍参杂，遂令史迹发生下列四种不良现象，很难一一改正，把研究的人弄得头昏。

一、进化系统紊乱。我们打开马骥《绎史》一看，里面讲远古的事

迹很多，材料亦搜得异常丰富。假使马骕所根据那些无穷资料全是真的，那末，中国在盘古时代，业已有文明的曙光，下至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、伏羲、神农、轩辕，典章文物，灿然大备；衣服器物，应有尽有。文化真是发达极了，许比别的古代文明，还高得多。

不说《绎史》，就打开最可靠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里面载神农、黄帝时代的著作，不知道有多少，至于伊尹、太公的著作，更是指不胜屈。要是那些书都是真的，则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进化原则，刚刚相反。所谓“黄金时代”，他人在近世，我们在远古：中国文明，万年前是黄金，千年前是银，以后是铜，渐渐地变成为白铁。若相信神农、黄帝许多著作，则殷墟甲骨，全属假造。不然，就是中国文明，特别的往后退化。否则，为什么神农、黄帝时代已经典章文物灿然大备，到商朝乃如彼简陋低下呢？

《绎史》所根据各书，与《汉志》所载神农、黄帝著作，皆本无其书，由后人伪造假托。诸君在小学、中学所念中国历史教科书，里面所载神农、黄帝的事很多（最近出版的教科书许改变了）。其时程度极高，世界所有文物，大体俱已齐备，我们觉得真可以自豪了。不过，古代那样发达，为什么老不长进？旁人天天进步，自己天天退步，我们又觉得非常惭愧。其实原本不是这回事，是书籍参杂，把进化系统紊乱了。

姑且放下古书不讲，稍近点的如《周礼》，向来的人，都说是周公所作。不过，其中所讲地理民情，全为战国时秦汉间的事物。如果相信《周礼》，则周朝声教所及，与战国及秦汉差不多。然事实不如此，民族是慢慢地涨，起初占据一小部分，后来扩充得很宽。造《周礼》的人，看见当时文化如此，依傍现实的社会，构成理想的社会。所以把一千年后的战国或秦汉同一千年前的周公时代，弄成一样。如果《周礼》是真，周朝八百年，可谓毫无进步，自春秋经战国及秦到西汉，中间一千多年，一点亦没有进步。然事实不如此，因书籍年代不分明，历史进化系统全给扰乱了。我们读史的人，得这种不正确的观念，对于民族的努力上，大有妨害。

二、社会背景混淆。这一条与前一条所讲，内容差不多，稍微有点

不同。我们读古书，不单看人看事，还要看时代背景、一般的社会状况究竟是怎样。因为书籍是假的，读书的人，往往把社会背景弄错了。即如《西京杂记》，分明是晋人葛洪所作，后人误认为西汉时刘歆所作。葛洪同刘歆，相距三百多年。葛讲东晋时事，刘讲西汉时事。若以《西京杂记》作为东晋时的资料，那就非常正确；若以此书作为西汉时的资料，说西京即是长安，那便大错特错了。

又有一部小品小说，名为《杂事秘辛》，此书疑即晚明时杨慎用修所作。杨老先生文章很好，手脚有点不干净，喜欢造假。据他说，由一处旧书摊中得来，内容讲东汉时梁冀家事，其时皇帝选妃，看中了梁大将军的小姐，由皇太后派一个保姆，去检查梁小姐的身体。文章描写得异常优美，但是全非事实，系杨老先生自掩笔墨，假托为汉人作品。

假如杨用修坦白地承认是自己作的，明人小说已曾能够有此著作，在文学界，价值不小。但是他不肯吐露真相，偏要说是汉人作的。后来的人，不知底细，把他当作宝贝，以为研究汉代风俗、典礼、衣服、首饰的绝好资料，那就错了。我自己许多年前，曾上这个当，把他当作汉代野史看待。其中有讲缠脚的地方，本是作者自不检点所留下来的破绽。明时缠脚，因而想到汉人缠脚，若相信这部书是汉人作品，因而断定缠脚起自汉朝，不起自五代，岂非笑话。

三、事实是非倒置。现存的有两部书，因为其中有假，很足以淆乱是非。一部是《涑水记闻》，一部是《幸存录》，都是野史。《涑水记闻》，向称宋时司马光作。原书虽是真的，许是未定稿。后代的人，因为司马光声名大，易于欺世骇俗，于是抽些出来，加些进去，以为攻击造谣的工具。其中对王安石，造谣特别多，攻击得特别利害。平常人骂王安石无足重轻，若是司马光骂王安石，那就很有力量了。实则光书虽有，已非原物。光之孙司马伋，曾上奏书，称非其祖父所作，其故可以想见。现存的《涑水记闻》，攻击阴私之处颇多，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虽不相合，最少他的人格，不会攻人阴私，这是我们可以当保的。后人利用他的声名，把攻人阴私的话，硬派到他身上。这就是因为造假，使得是非错乱。

《幸存录》，一向都说是明末夏允彝作。夏是东林党人，人格极其高尚，我们看他不会作《幸存录》那种作品。书中一面骂魏忠贤，一面骂东林党。造伪的人，手段很好，使人看去，觉得公道：忠贤固非，东林亦未必是。还是自家人，出来说公道话，黄宗羲曾讲过，《幸存录》真是“不幸存录”，并且说原书非夏允彝作，夏不会说那种话。虽然如此，《幸存录》至今尚在。我们要研究明末政治，不能不以此书作为参考。假使是栽赃，并不是夏作，亦许早佚，亦许无人过问。因为尊重这个人，遂保存了这部书。这是史迹上最可痛恨的事情。

四、由事实影响于道德及政治。有许多史迹，本无其事。因为伪托的人物伟大，遂留下很多不良的影响。譬如孔子诛少正卯，何尝有这回事，但是《孔子家语》言之綦详。《家语》以前的著作及周秦诸子，亦有一部分讲这件事，称孔子与少正卯，同时招生讲学。二人相距不远，好像燕大和清华一样。孔子的学生都跑到少正卯那儿去了，孔子异常生气，得政后三天，就把少正卯捉来杀了。后来儒家津津乐道，以为孔子有手段，通权达变，还有许多人想去学他。

我们看诛少正卯的罪名，是“言伪而辩，行僻而坚，润泽而非，记丑而博”四句话。这分明出于战国末年刻薄寡恩的法家。他们想厉行专制政体，就替孔子捏造事实，以为不只法家刻薄，儒家的老祖宗，早就如此呢。其实孔子生在春秋时代，完全是贵族政治，杀一贵族，很不容易。孔子是大夫，少正卯亦大夫，又安能以大夫杀大夫？最妙是那个时代前后三事，完全一样：最早是齐太公杀华士；其次是郑子产杀邓析；又后才是鲁孔子诛少正卯。都是执政后三天杀人，同一题目，同一罪名，同一手段，天下万无几百年间，同样事实，前后三见，一点不改之理。这分明是战国末年的法家，依附孔子，捏造事实。后代佩服孔子的人，以为有手腕；攻击孔子的人，以为太专制。其实真相不然。若冒昧相信，岂不误事。

《家语》是伪书，且不用说。《论语》算是最可靠了，但依崔东壁的考证，真的占十之八九，最后几篇还是有假。《阳货》第十七说：“公山弗扰以费叛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悦，曰：‘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’

也？’子曰：‘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’”下面一段，又说：“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‘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：“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”佛肸以中牟叛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’”子曰：‘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缁。’”公山弗扰、佛肸两人先后造反，都请孔子去帮忙，孔子都欣然欲往，卒以门人之谏而止。恭维孔子的人，以为通权达变，爱国忧民；骂孔子的人，就说他官迷，出处不慎。其实公山弗扰，乃季氏手下家臣，费又是季氏采邑。孔子当时作鲁司寇，公山弗扰好像北京的大兴县知事一样，孔子好比司法总长，岂有大兴县知事造反，司法总长跑去帮忙的道理？这个话，无论如何说不通。关于公山弗扰以费叛的事迹，《左传》中言之极详，可以不辩。至于佛肸以中牟叛时，孔子已经死了十余年，佛肸虽愚，万不会请死人帮忙。孔子纵想做官，亦不会从坟墓中跳起来。“亲于其身为不善”这件事，《说苑》中考证得很清楚，亦用不着辩。上面两段话，因为在《论语》中，大家不敢怀疑，一般腐儒故意曲为辩护，尤为可笑。事情的真相紊乱了，使研究历史的人头痛眼花，无从索解，还是小事；乃至大家尊重孔子，就从而模仿他的行为，或做了坏事，用他作护符，于世道人心，关系极大。

这种捏造的事实，不仅影响于道德而已，于政治亦有极大影响。譬如《周礼》职官，名目繁琐，邦畿千里之内，平均起来，不到十里，即有一个官。好像学校之内，不到十个学生，即有一个教员，岂非一件极可笑的事情。后代冗官之多，全由于此。又如太监制度，在历史上，劣迹甚多。但是因为《周礼》都有太监，后世有所借口，明知其坏，仍然一代一代的实行。汉代的王莽、宋代的王安石，都是相信《周礼》，把政治弄得一塌糊涂。从好的方面说来，只是过信；从坏的方面说来，便是利用。本来没有那种制度，自欺欺人，结果个人固然上当，全国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。

乙 思想方面

书籍是古代先哲遗留下来的东西，我们靠他以研究思想之发展及进步。如果有伪书参杂在里边，一则可以使时代思想紊乱，再则可以把学术源流混淆，三则令个人主张矛盾，四则害学者枉费精神。

一、时代思想紊乱。管仲是春秋初年的人，《管子》是战国时代的作品。《管子》之中有批评兼爱、非攻、息兵的话，这分明是战国初年墨家兴起之后，才会成为问题。若认为《管子》是管仲作的，则春秋初年即有人讲兼爱、非攻等问题，时代岂非紊乱？又如《老子》，大家以为是老聃所作。老聃乃孔子先辈，其思想学说应在孔子之前，但《老子》中批评“仁”同“仁义”的地方很多。“仁”是孔子的口号，“仁”、“义”并讲，是孟子的口号，以前还无人道及。《老子》说：“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。”又说：“大道废，有仁义。”这全是为孔孟而发，从思想系统看来，应当在孔孟之后。

黑格尔（Hegel）论哲学的发达，要一正、一反、一和，思想然后进步。一人作正面的主张，如《墨子》的非攻、兼爱。一人作反面的攻击，如《管子》对于非攻、兼爱批评得很利害。一人提出几个问题，如儒家的“仁”和“仁义”。一人根本不赞成“仁”和“仁义”的价值。然后后代的人，又从而折冲调和之，学术自然一天天的发达了。没有墨家的主张，《管子》的意见无所附丽；没有儒家的见解，《老子》的批评也就是无的放矢。如果说《管子》在墨家之前，《老子》在儒家之前，是反乎思想进步的常轨。

二、学术源流混淆。前面讲《管子》、《老子》，虽非全伪，但是时代不同，稍为颠倒，便可以发生毛病。有一种书，完全是假的，其毛病更大，学术源流都给弄乱了。譬如《列子》，乃东晋时张湛——即《列子注》的作者——采集道家之言，凑合而成。真《列子》有八篇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尚存其目，后佚。张湛依八篇之目，假造成书，并载刘向一序。大家以为刘向曾经见过，当然不会错了。按理，列御寇是庄周的前

辈，其学说当然不带后代色彩。但《列子》中多讲两晋间之佛教思想，并杂以许多佛家神话，显系后人伪托无疑。可是后人不知底细，以为佛家思想，何足为奇，中国两千多年，早有人说过了。夸大狂是人类共同的弱点，我们自己亦然，有可以吹牛的地方，乐得瞎吹一顿。张湛生当两晋，遍读佛教经典，所以能融化佛家思想，连神话一并用上。若不知其然，误以为真属列御寇所作，而且根据他来讲庄、列异同，说《列子》比《庄子》更精深，这个笑话可就大了。

《列子》尚有可说，时代较早，文章亦很优美，比旁的伪书都强。还有《关尹子》，时代更近，中间所讲，全是佛教思想。即名词亦全取自佛经，如受想行识、眼耳鼻舌心意，都不是中国固有的话。文章则四字一句，同《楞严经》一样。《史记》称关尹子名喜，守函谷，是老子后辈，老子出关，他请老子作书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亦把老聃、关尹并列，说他们是古之博大真人。这样看来，关尹这个人生得很早。但是《关尹子》这部书，则出得很晚，看其文章，纯似唐人翻译佛经的笔墨，至少当在唐代以后。

这类的书是怎样一个来历呢？大致六朝隋唐以后，道教与佛教争风，故意造出许多假书，以为自己装门面；一面又抬出老子，作为教主，尊称之曰“太上老君”。又说老聃除作《老子》以外，还作了许多书，其中有一部叫《老子化胡经》，尤为荒诞，现尚存《道藏》中。因为《史记》有老子西出函谷的话，后人附会起来，说他到印度传教去了，教出来的弟子，就是释迦牟尼，佛教之所以发生，还很沾我们中国人的光呢。老子与释迦，本来没有一点关系，这样辗转附会，岂不把思想源流混淆？

三、个人主张矛盾。单就一个学者讲，因为有伪书的关系，可以使思想前后错乱矛盾。譬如《易经·系词》，究系何人所著，我们不敢确说。前人称为孔子所作，我始终不敢相信，因为里边有许多与《论语》冲突的话，孰为真孔，颇不易知。依《论语》所谓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”、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，孔子是个现实主义者，不带宗教色彩。依《系词》所谓“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”，孔子又是一个宗教

家。到底哪几句才真是孔子说的？这就成问题了。如果两书皆真，岂不是孔子自相矛盾？

《系词》又说：“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”这个话，从哲学的意义看来，虽然很好，可是确因受道家的影响以后才发生的，《论语》中就没有这类话。若两书全信，则是自相矛盾；如单信一种，又不知何者为是，何者为非。依我看来，《论语》言辞简朴，来历分明，当然最为可靠。《系词》言辞玄妙，来历较晦，最多只能认为儒家后学，或进步，或分化的，推演而出。说儒家有此思想可以，若认为全属孔作，则不可。

又如《墨子》，大部分是真的，然起首七篇，辞义闪烁可疑。墨子根本反对儒家，处处与儒家立于对抗的地位。然《墨经》前七篇，有许多儒家的话，当然不是墨家真相，许多人都怀疑他。《墨子间诂》的作者孙仲容，以为是当时儒家势大，墨家很受压迫，为保护此书起见，故意在前几章说些迎合儒家的话。好像偷关瞒税的人，故意在私运货物上盖上许多稻草，同一用意。因为如此，使得研究《墨子》的人迷惑，看他起初是一种口吻，后来又换一种态度，错认为《墨子》首鼠两端，反而失了他的真相。

四、学者枉费精神。佛教有一部最通行最有名的书，叫做《楞严经》。此书历宋元明清，直到现在，在佛学中势力还是很大。其中论佛理精辟之处，固不少，但是与佛理矛盾冲突的地方，亦是很多。如神仙之说，是道家的主张，佛教本主无神论。然《楞严经》中不少谈及神仙的话，遂令道佛界线弄得不清楚了。

《楞严经》到现在还没有人根本否认他，说他是后人假造的。我想作一篇《辨伪考》，材料倒搜集得不少了，可惜还没有作成。认真研究佛教，应当用辨伪书的方法，考求此书的真伪。如果属伪，就可以把他烧了。全书文章极美，四字一句，可惜思想混淆，把粗浅卑劣的道家言和片段支离的宋儒学说参杂下去，便弄糟了。若不辨别清楚，作为佛教宝典，仔细研究，或混合儒释道三种思想，冶为一炉，还说佛家真相如此，岂不枉费气力？